

□ 值年园地

时期，更是变本加厉。岳父是昆虫学专家被迫害至死，夫人成了反革命家属，被发配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及鹰潭劳动，我则被分配在校办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。我们心惊胆战地度过了十年的日日夜夜，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考验。我们都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幸存者。

邓小平的“改革开放”路线，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。从此，我们奋发图强、奋勇前进，无后顾之忧而大有作为，迎来了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。1999年，我当

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祖国和人民给了我最高的学术荣誉。

至今，按南翔同志的要求，我已超期服役。但是“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”，我尚能生存仍要奋斗！2011年，为庆贺清华百年盛典，我专门用大楷书写了文天祥的名言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以表拳拳报国之心，并报母校谆谆教育之恩。今天，我谨以此言迎接2015年清华校庆。

2015年1月1日

梦回故园

○ 范崇仁（1955土木）

明斋前面的那条马路，两旁种着高大的白杨。从春天落地的杨穗，到盛夏浓荫遮日；从秋天飘落的黄叶，到严冬路上的白雪；寒来暑往，岁月更迭，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了不知多少次。

我们从二院到诚斋，又从诚斋到善斋，



范崇仁夫妇在台湾旅游

最后从善斋搬到二号楼，四年换了四个地方。起初，每天都是伴随着闻亭的钟声度过的。有一位长者，他每天一手持闹钟，一手拿木锤，届时登上闻亭，看着钟上嘀嘀哒哒的指针，到点后会分秒不差地用木锤敲击这座古老的青铜大钟。钟声洪亮、庄重、悠扬，它穿操场过荒岛，也穿过楼宇，响彻整个校园。钟声催人脚步，钟声也会提示你休息。我们都是按照这钟声的节奏在行动。后来条件改善，改用了电铃。

无论是在科学馆、化学馆或是二教，课堂上只有老师的声音，同学们个个都绷紧了神经，聚精会神睁大眼睛紧盯着老师的板书，竖起了双耳聆听老师的阐述，手中的笔在本子上唰唰地飞奔，三管齐下，猎取知识。我们经常是一、二节课在一个教学楼，三、四节课就换到另一个教学楼，课间的校园马路上，摩肩接踵，人头攒动，你来我往，匆匆忙忙。校方这样安排，也许是让我们在两节课后一定要到户外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焕发精神和活力。

我们的系主任是学部委员张维教授，

教过我们的老师有：制图褚士荃，数学吴光磊，测量李庆海，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张福范，结构力学杨式德，钢筋混凝土吴柳生，钢结构张良铎，施工杨曾艺，工程地质冯文兰，组织规划张家瑞，建材试验关振铎，水力学袁恩熙，电工学杨福生，土力学陈樑生，木结构黄熊，物理夏学江，给排水王继明。如今，这些老师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老师的音容仪表、教学风范都历历在目，宛如昨天。老师的谆谆教诲铭记在心，永世不忘。几门主要课程的笔记，至今我还摆放在书柜显眼处，不时还需要翻阅，这比翻书来得更快捷，同时还倍感亲切。

在清华的四年里，下午很少用来做课业学习，一般是参与社会活动。四点之后，所有的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几乎都是空荡荡的，大家都到操场上去参加体育锻炼。为了创建三好（身体好、学习好、工作好），就要通过劳卫制，即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。所以，清华的学生可谓是“人人上操场，天天都锻炼”，以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愿望。在体育馆前的大操场上，不论春夏秋冬，慈祥的马约翰教授总是身穿一件白衬衣，系着黑领结，下穿白色（或黑色）灯笼裤，神采奕奕地指导着大家做各项运动。他穷尽毕生精力倡导体育精神，使清华学子体育锻炼蔚然成风，成为清华办学的特色之一。我的体育成绩一般，只会长跑，路线是从明斋出发，往西经化学馆、气象台，到西校门后沿着校河的林荫大道，再经二校门、大礼堂返回到明斋，路程大致有 3000 米。我每周会跑上两三次，以增强体质和耐力，同时也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。

岁月荏苒，在清华长跑的锻炼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虽然没能坚持，但是自强不息、挑战自我的运动精神却一直伴随着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。从 60 岁之后，我时常坚持慢跑 3000 米；70 岁那年有一次，是在三峡参加稽查工作时，我凌晨起床在入住的宾馆走廊里慢跑 3000 米。2005 年，我因心脏做了支架，不得不放弃了长跑运动。

回想往事，感恩母校，感恩老师。清华教会我们做人、做事，培养我们立志，教导我们成才。四年的教育既有知识的干粮，也有获取知识的猎枪，奠定了我们一生得以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。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校训时刻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，去努力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。

亦老亦少同学情

○张 韧（1980 级工物）

有人发来认不出模样的照片
有人见面和上学时几乎不差
谁编的几十年电影会沁人心脾
谁写的聚会诗歌竟催人泪下

有人在调查谁给他取的外号
有人在追杀谁把他单车搬家
当年的班长这时候还是做老大
当年的球星依然奔跑闲不下

三十年前的游戏还没有做完
三十年前的笑话还要继续耍
难得几天碰杯聊天也都有分寸
走在聚会路上问何时到我家